

合與分之間

不是合也不是分，是合也是分
撥雲見月，好一個朦朧的月啊！

香港和九龍清清楚楚讓海水分隔成兩片陸地。水面之下，神不知鬼不覺地有條隧道把兩地緊密連成一氣。我坐在渡輪上瀏覽風光，腦中思索著這些天的際遇以及分合之間暗藏的玄機。

台北有位十幾歲的小妹妹據說「天眼」開了，有天在我沒防備下猛地抓起我的手看相。

「胡姐姐，妳這次去香港要小心，去之前千萬打通電話給我。」
我辜負了她爲我「消災解厄」的好意。如果陷入那樣吉凶的思考模式裏，我

最好是立在原地不思不動，否則難保不出事。

果真「出事」了。在參加香港舉行的「現代化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」的第二天，主辦人拿了份中共的報紙給我看，上面赫然出現我和一位北京來的女士在開幕茶會中交談的鏡頭，成為海峽兩岸學者「相聚甚歡」重點新聞的旁證。

對於發佈新聞的人來說，照片中出現的人是張三或李四並不重要；只要一個來自臺灣，一個來自中國大陸，臉上帶著笑，目的就達成了。

對於香港人來說，這個學術會議也不重要。「中國家庭及其變遷」的主題絲毫沒有吸引力，所有的記者著了魔般圍繞著兩位與會者——費孝通與雷潔瓊，因為他們是中共起草關係香港命運的基本法的委員。

對於我呢？這個會議有什麼意義？

曾經，非常想見費孝通，當面請益。在我心智成長的過程中，受到費先生早年「鄉土中國」、「鄉土重建」、「江村經濟」等著作強有力的激盪。他是我心目中最傑出的一位中國人類學家，不但在經驗層面作深入的挖掘，而且在理論層面力求提昇。他的文章有血、有肉、有骨架，呈現出一名知識份子的學術熱忱與鄉土關懷。

多方面的訊息告訴我，四人幫倒台以後復出的費先生政治味比學術味濃厚，

也因此沖淡了我想見他的念頭。

世間事就這麼妙，他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感到有點不可思議。已經過了偶像崇拜的年齡，但對於一個文字影響過我的人的實體，我是充滿了好奇。

歲月是什麼？照片裏面見到的費先生是清癯的書生。變了，變太多了。圓腫的臉，稀疏的髮，高凸的腹，多麼無奈！記者的鎂光燈一閃再閃地攝取這個重要人物的形貌，他輕描淡寫地談著「基本法」，聖誕老人似地安撫著香港人的心。

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中斷了這麼多年，沒有人寄望費先生提出什麼新論。他的「三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」以及「九訪江村」，還是大陸與會者所提論文中最值得一看的，雖然遠不及他當年的功力。

確實很難得，這次會議集合了香港、臺灣、大陸及美、日、新加坡等地華裔學者，以及美國教授，共同談「中國家庭」問題。由於費先生輩份和年齡最大，會中「費老」、「費老」地把他叫得儼然成為大家長。不是我特別敏感，漸漸地「大家長」試圖擴展他的權威，也引起與會者的不安，中國家庭「合」與「分」的矛盾於是展現，和政治情結交錯在一起，構成精彩的一幕戲。

費先生的周圍總是有些畢恭畢敬的人伴著，我看著好玩，沒有興趣插一腳。那天會議中我對大陸學者發表的婦女就業率發生疑問，會後他們拉住我談婦女現

況，因此來到費先生邊上。費先生對我說：「問題問得很好，我並不贊成像這樣不明就裡地搞統計數字。」我向他請教大陸上房屋繼承的情形，以瞭解分家是否仍牽涉到分財產。他的思路清晰，語氣却是教誨式的，聽訓的人大都點頭如搗蒜。

「歡迎妳來北京看看。」他說。

「時機還不到。」我答道。

「快了！香港的情勢不是一下子就很清楚了嗎？」

「臺灣和香港不同，是很複雜的問題。」

「什麼事情不複雜？」他有些不悅，自然不願意聽我再講下去。我感受到一股壓力，呼吸不順暢起來。

那天主辦單位擺設的晚宴上，費先生的一席話讓更多的人坐立難安。他說，香港學術水準不高是因為受到殖民政府的統治，今後中國要把香港建立為世界學術的中心。他還說，他邀請臺灣學者隨時到大陸看看，而他也希望到臺灣訪問。

為什麼要在學術會議的場合講這麼膨脹的話？晚餐後他邀請臺灣學者「談談」，我們拒絕了。一位美國學者說：「也許費只是想和你們像一家人一樣聊聊。」我反問：「難道香港以及旅居美、日等地的華裔學者就不是一家人嗎？為什麼要請他們離開？」

這也許可用費先生自己的文字來解釋：

「自家人」可以包羅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、表示親熱的人物；自家人的範圍是因時因地可伸縮的，大到數不清，真是天下可成一家（鄉土中國，頁二十四）。

國家，國家，中國人真是可以把家的觀念推展到國。我對於中國傳統家庭的體認是，大家長多抱有「合」和「統」的理念，非不得已不肯放權。雖然「分家」也一直是中國家庭終極發展的趨勢，但以往分家多數發生於大家長去世之後。

「中國的傳統家庭理念，在變遷的現實環境中必須有所妥協和修正」，我在宣讀論文時說道。「合與分之間——臺灣農村家庭與工業化」是我這次發表的文章。

我觀察臺灣農村家庭的變遷發現：以往家庭分合的界線清晰，不論是有田產還是沒田產的家庭，分家是一次完成的，分灶和分經濟權的同時，也分了財產。但當農村受到工業化衝擊後，只分灶、分收支預算，而不分財產的例子愈來愈多，產生介於合與分之間的家庭。換言之，家庭分合的界線變得曖昧不明瞭。

「合分間家庭」的產生，一方面顯示，做為家長的父親並不甘願在世的時候分家產，仍維持合的理念；另一方面反映出現代社會兒子媳婦尋求經濟獨立，家長權威削弱。舉實例來說，臺灣以都市為中心、內銷為主的工業化第一個階段，把許多年輕人帶離農村，對家長「合」的家庭理念是一大打擊。第二階段外銷導

向的工業化向農村擴散，農村子弟居鄉通勤人數增多，同時在家長「合」的理想支持下，農村小型工業迅速發展，使父子距離拉近，可是並不能挽回分炊分經濟權的趨勢。當兒子媳婦從事非農工作的所得遠超過家中農業收入時，就不樂意完全繳出薪資由父親統籌支配，而是以直接爭取或間接抵制的方式達到相當程度的獨立。

在封建閉塞的傳統中國社會裏，抱持大家長「合」和「統」心態的人想必很多。中國的政治傳統也充斥著「統」的理念，有點辦法的就想「統」別人。掌權國君稱「孤」道「寡」，緊緊抓住權勢，把「民」視為「子」統治。「統合」的意識過度膨脹便不能容忍異己，如果拉攏不過來就要動武以拔除眼中釘。中國政治上從來沒有出現類似英美的聯邦制度，因「聯邦」必須要分的各單位長久安於其位，並同意將某些權力交給中央。「聯邦」的形成是由分到合的過程，中國式的則是由統一走向分裂，分的單位再處心積慮地爭權，以造成統合的局面。

然而，統合的理念在現代崇尚民主的工業化社會裏即使存在也不能不修正。絕對的父權、君權行不通了。我們處於合與分之間是幸也是不幸。如果能明瞭自己的處境，不盲目因襲傳統或附和時髦，便有希望活得更有人尊嚴。

我並沒有喪失對費先生的尊敬。我永遠記得有那樣的清流從我心田流過，有

那樣的明月照亮茫茫暗路。可是，重重雲層遮掩的月偶一露面，却是如此這般的朦朧。

（原載於74年12月「張老師月刊」）